

春秋集傳

十一之十二

三十一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〇六三	一三九三	一	五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〇六三	一三九三	一	五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09 (300)
函號	309 10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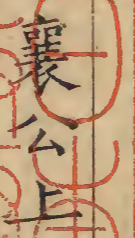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集傳卷第十

新安東山趙汭輯

淺草文庫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曷為言宋彭城據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嫌非宋地也

於是晉悼公合諸侯為宋討魚石不與楚之取彭

城以置叛人故繫彭城於宋見諸侯之為宋討也

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當取雖晉亦不可受彭

城降晉而歸之宋宜也事見襄二十六年傳

春秋集傳卷第十

通志堂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曰會以次何以備楚也郕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營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其不繫之鄭何以伯令城之也鄭棄

於夷久矣於是悼公有討於鄭以諸侯城其巖邑將以紂鄭焉耳孫明復曰鄭叛中國與楚比晉荀營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故虎牢不繫鄭使若中國自城邑然劉賓之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予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伐吳

陳氏傳曰於是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晉楚之際嚴矣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過門于巢卒而後書

公如晉

高抑崇曰禮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由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元凱曰陳疾楚

政而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羊傳曰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杜

元凱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

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陳氏

傳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以袁僑絀諸侯也

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

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

專盟自宋始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

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孫明復

曰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據踐土陳穆公如會文公不再盟

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杜元凱曰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左氏傳曰覲鄆
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陸淳氏曰鄆列國也使其世子
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元凱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左氏傳曰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會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八年而殺三卿也左氏傳曰君子謂楚共王於
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
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伯是故晉
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事亦不悉書

書四年彭名
侵陳不書

據傳襄三年公
子何忌侵陳不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其大夫也以諸侯大夫之禮接故得
序於齊世子之下稱人而不殊也鄆人者鄆大夫



也魯以屬郕為不利故使郕大夫聽命於會陳氏
 傳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
 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襄十三年蒲之役將始會
 吳吳不至事在成九年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
 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於是滅州來敗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
 亟於進吳以其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
 國矣既伐楚則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
 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晉命也不言其人微者也穀梁傳曰內辭也公羊
 傳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
 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傳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六年
戍鄭之類晉悼公之戍陳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
 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
 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
 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誠
 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

為下卒月也

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范甯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言滅例在僖二十二我嘗取鄆矣

事見昭四年

則其言滅何譏晉也鄆人與莒子同列於會

而莒卒滅鄆以為悼公病矣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公羊傳曰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傳曰三卜禮也夏四月不時也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救陳也不言救陳者陳侯逃歸不成救也不致無成事也是故盟主之會恒不月於是無成事特月

以別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髡頑弒也則其書卒何史承赴而書辟不敵也史承赴而書春秋曷為不正之正之則無以見國之無臣子也春秋於鄭髡頑齊陽生楚子麋實弒書卒者皆從而志之無改焉是併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為隱諱者治之也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地於外也

陳氏傳曰此公子馮弒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弒矣晏然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馮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自有討賊至於不討自不討矣至於赴告如恒喪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崔杼弒其君齊大史書之杼殺之其弟嗣書之又殺之南史執簡以往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弒君天下之大變也名在諸侯之策誰能沒之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後世有考焉矣

陳侯逃歸

陳大夫貳於楚而脅其君使逃諸侯以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此鄭公子發也何以稱人惡其將叛中國而侵蔡以欺盟主也王公氏曰鄭人弒其君志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楚師至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也公羊傳曰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氏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太夫敵盟主也不以太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公之辱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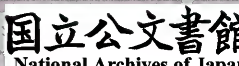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盟後復伐鄭

伐與盟皆非功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氏傳曰會吳子壽夢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其日以譏晉也晉悼公合十有二國為衣裳之會以會吳而滅小國異其事故日以譏之以偃陽子歸不書略之也以其會而遂滅則以歸不足言也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此荀瑩也曷為書師以其釋楚而敵秦怨也楚方得鄭而伐宋晉人不圖其所以絀楚者而急於伐秦曰以報其侵也則非伯者之事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於是又以先至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明年乃次之曹伯莒子之間則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之自諸侯出者也若夫滕薛杞三君之後於邾莒則宜悼公不能正也陳氏傳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為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子輒

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賊者不可以上下道也公羊

傳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盜一

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戍鄭虎牢

公羊傳曰諸侯已取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

故反繫之鄭左氏傳曰言將歸焉杜元凱曰鄭服

則以還鄭故追書繫之以見晉志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傳曰楚救鄭矣不書

傳宣元年為賈二年闕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

子申之類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昭五年知此為作

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魯人

外弊於征伐內擅於三家軍賦之出於三郊三遂

者非其舊矣車乘卒伍之成於甸者非周制矣則

曷為言改作於是始三家始分魯也前乎此三家

之擅魯者專其政爾未嘗有其民也於是乃三分

其民家為一軍而盡征之而叔孟之僅不取者以

歸公則魯之民皆三家之民矣魯君之所存者亦

與祭而已此非公命也其書之若公命何政在

三家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欲服鄭而諸侯皆憚戰於是為分兵敝楚之策鄭人欲從晉而畏楚以為必得諸侯盡力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二國之謀若出於一此晉之所以得鄭也蓋晉之師武臣力非復文襄之舊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孫明復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晉楚爭鄭久矣悼公比歲大合諸侯以伐鄭今始得之雖不能遠斥強楚以紹二伯之烈然亦能有鄭者二十年此悼公之績也陳氏傳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據會于袁伐鄭會于召陵侵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



蕭魚序績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以救鄭也於是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不足書也

秦人自絕于中國而為楚救鄭雖戰勝晉師而不

足以病晉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外伐我不書圍也據成二年齊伐北鄙圍龍書圍台以病晉也莒人

滅鄆晉不問伐我東鄙者再不能討於是圍台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來告喪而往弔也楚卒日吳何以不日吳始通

於上國弔贈之往來者若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子諸樊也左氏傳曰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其言二大夫會之何並列於會也禮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同倫不相介同倫相介是為恭也則曷為並列於會晉人嘉之也諸侯之大夫惰矣進吾二卿以勵之見悼公之令不行於諸侯也蓋蕭魚而後悼德衰矣抑中國之不競諸侯亦有罪焉故晉鄭大夫書名氏而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但人之一役之中而有予奪於是始譏不徒

在晉也春秋之辨名實所以正伯者之事也苟非伯者之事春秋奚治焉是故自伐秦而後凡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澶淵而後大夫之會皆從其恒稱苟晉之君卿無志於中國則其名實不足辨矣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曰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隋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陳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師爭而

四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行於大夫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不日此何以日異其事也春秋諸侯奔
走失國者蓋有之矣而未有以臣出君如衛孫林
父甯殖者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孫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孫子皆殺之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故雖鄭祭仲
殺雍糾而厲公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而簡
公出不日必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後日日之
者異之也劉侍讀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也剽已
立矣而衍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侯
矣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
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
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也異叔武讓而剽篡
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
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曰謀定衛也於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
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晉侯問衛故於荀偃對

曰衛有君矣不知因而定之晉盟主也不能詢諸國人求衛侯去國之故一大正其君臣乃因之以定衛焉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不能察也蓋晉人釋君助臣於是始悼公為之也是故大夫皆從其恒稱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來聘而涖盟也吾君及大夫盟春秋終諱之則曷為及向戌盟于劉向戌仇也去其國以盟諸侯是伯主所以為吾君禮也據公及晉侯盟于長檮以伯主為吾君禮者盟外大夫則向戌仇也三家專襄公弱大夫自相結以卑其君而魯道衰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左氏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逆后非我主之不書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元凱曰單靖公不書劉夏獨過魯告昏也胡侍講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也士而逆后也是不重人倫之本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書圍成以病晉也左氏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公救成至遇

言至遇何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至遇而齊侯還故二子以師進而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則曷為不言諸侯之大夫

據三年雞澤

間無異事也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

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公羊傳曰諸侯

皆在是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

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遍刺天下之大夫

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為我故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將卑師少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曰齊高厚甚之也見齊侯一舉而分兵圍吾之

二邑故繫之於齊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曰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傳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侍讀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

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所以懲淫慝一內

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

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

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曰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曷為稱師齊侯伐我春秋悉從其恒稱其惡著矣於是略言之以同圍齊見義而已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其言同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侯同圍之焉耳陳氏傳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集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一

新安東山趙汝輯

襄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凡晉主夏盟恒日此以既盟而即執邾子于會故
不日以異之陳氏傳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
侯何間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劉侍讀曰已得其地故
失之執君取地皆不以王命何以正其罪而服人
心乎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澗水

公羊傳曰自澗水以澗為竟也黃震氏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服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曰還者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奔非其罪不書於是蔡人患公子燮欲以蔡之晉
殺之公子履其弟也故出之於楚陳人患公子黃

之偪譖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亦出之於楚皆非

其罪也則何以書惡陳蔡之不國也陳蔡之君有

國不能自為政而惟大夫之為有臣不能馭而惟

楚之令故國人皆得挾楚以制其君殺其公子之

為大夫者出其弟之同母者而其君聽焉則二國

之命懸於楚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

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陳蔡之卒滅於楚則有自

來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羊傳曰庶其者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

據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小大敵也劉侍

讀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杜元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何休氏曰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矣呂大圭氏曰非公命不書此公在晉何以書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則公雖在內不得為政矣蓋自宣成以來志之策

書之變也黃震氏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所謂三叛人也襄公在晉而邾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在晉而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魯之受之皆非君命則為逋逃淵藪者季孫氏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翰氏曰比年日食又比月而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為變大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曰錮欒盈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於是欒盈自楚適齊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高抑崇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

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於是終保欒盈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胡侍講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厚人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夏邾畀我來朝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於是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而陳人殺慶虎慶寅則曷為以國殺書之以楚人不釋君而助臣故陳侯得致其討也二慶導陳侯以逃晉即楚者也於是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為寇也曰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則二慶見殺之由可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先言復入後言入何齊侯潛納欒盈於曲沃欒盈率曲沃之甲以入晉敗而後奔曲沃也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齊侯將伐盟主而欒盈因之以賊其國故各書其重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傳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言救後言次以成救也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而晉人不出叔孫豹帥師從晉人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獲晏孳焉齊



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者晉命也據外傳子服惠伯云陳氏傳曰晉遂失伯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據傳

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己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曰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何休氏曰稱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掩其不備曰襲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伐鄭以救齊也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魯不上聘京師再世矣於是穀洛闕毀王宮齊人叛晉故為王城邾以示義于諸侯魯嘗有惡于齊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大夫如周聘且賀城將以假寵焉自是終春秋魯大夫無如京師者矣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弑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崔杼弑其君立景公而相之則孰為以崔杼弑君告諸侯者國猶有人也杼盟國人于太宮而不能要晏子以非義之盟殺大史三人而不能止其弟之又書與南史之繼往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猶為國有人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伐齊也不書伐齊齊人逆服也於是齊人以弑君說于晉晉人重於得齊而輕舍弑君之賊則功

利之弊有自來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其日何鄭有辭也鄭伯以陳怨故請伐陳於晉而陳侯會楚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於是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則異乎陵弱暴寡之師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公之盟不言同據梁祝柯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

也此齊成也則曰同盟何以齊之即楚也向也齊雖背晉猶未叛中國也莊公既伐晉而懼遂自通于楚且乞師焉而楚為伐鄭以救之使莊公不見弒則不待盟于宋而諸侯皆楚之從矣其曰同盟

晉懼失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衍入夷儀何以不名據鄭伯突入于櫟名

晉逆之也衍之出也不名以大夫無出其君而伐之之道也既而晉人為戚之會以定衛自梁梁以來剽無會不在衛有二君者十年則固不可以無辨矣故復歸名之於是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則於衍何譏焉是故入夷儀不名名之則疑於鄭伯突陳氏傳曰衛侯入國矣而晉納之則異於他入者矣是故衛有二君俄而甯喜

之弑械成則晉人為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大夫將稱大夫必嘗為中國患者也屈建未嘗
寇中國則滅舒鳩何以稱名氏屈建為宋之盟使
南北之從交相見其罪有甚於為寇者則不可以
不詳其入也是故遠罷未嘗寇中國也以楚靈吞
滅諸夏而罷為之相其罪有甚於為寇者則亦不
可以不詳其入也故二子者雖有事蠻夷皆斥其
名氏春秋之用法嚴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見以伐楚卒也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
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非吳子之自輕也陳氏
傳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
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
于巢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
楚而喪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

三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立之諸
侯定之衛人戴以為君者十有餘年非喜之所得
貳矣左氏傳曰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

通志堂

氏也劉侍讀曰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曷為於喜加稱弒焉嫌以喜之受命于殖而弒剽也夫據其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弒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矣然則為甯喜者宜奈何宜乎效死勿聽爾陳氏傳曰國無二尊春秋之法也衍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弒其弒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故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陳氏傳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據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春

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

不書

據莊十四年傳文

則剽之弒衍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

篡立苟未列於諸侯之會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弒既不見於經則突之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衍見出於大臣而剽立列於諸侯之會數矣於是見弒而著于經則衍之復歸不可不詳矣穀梁傳曰日歸據莊六年衛侯

朔傳二十八年衛侯鄭皆不書日

見知弒也孫明復曰喜弒剽四日而

衍復歸于衛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

衍復歸于衛以見衍待弒而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於是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益孫氏晉大夫為之也故趙武稱人宋向戌者武之所善也然則公無譏與季孫之專魯甚於孫氏當荀吳以君命來聘且召公而公無辭焉公進退在季孫矣是故內不諱公見公之為大夫役也胡侍講曰趙武不書諸侯助孫氏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也劉侍讀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高抑崇曰晉人執甯喜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成也王公氏曰執衛侯不書者為盟主諱也衛侯之君也林父出之其反也林父叛之晉侯召諸侯殺林父以戚歸衛則方伯之事也今為臣而執其君斯中國為義之士所恥聞也故不書家鉉翁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二子者亦何益於人之國乎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陳氏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

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

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

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

相見也於是始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

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

於吳越焉爾矣高抑崇曰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

楚齊桓晉文數十年之業一朝而壞之生民雖暫

免於兵革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

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

立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孫

莘老曰喜弒剽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

其私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晉里克衛甯喜

皆曰殺其大夫

四百〇一
趙氏春秋集傳卷十一
十三
林之
衛侯之弟鱒出奔晉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鱒約之獻公謂公子鱒公子鱒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鱒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家鉉翁氏曰鱒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書曰衛侯之弟譏不友也公非鱒不得反國旣反國而不能安鱒之身不友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夷狄之盟不月此其日何兩主之也陳氏傳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僚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媯至自晉皆蒙上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曰告將為宋之盟故為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如大國不月如楚月異其事也是故公至不月

必至自楚而後月

據昭公如楚至自楚書月著例

何休氏曰如楚皆月

者危公朝夷狄也於是公及漢聞楚子卒公欲反

魯人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人

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甚矣魯之不

競於諸侯也於是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而後鄭伯始行衛侯違三歲而後行而魯人獨汲

汲於楚此所以來遠啓疆之召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公在楚

何言于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

據在公二十二年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公三年如晉四年春至自晉之類

不書在楚何以書此所以為筆削也以不朝正而

釋之者史氏之文雖在齊在晉而必書必在楚乃

書者春秋之法譏公之失其所也陳岳氏曰公在

外不朝正多矣不書者在中國也在楚則書之楚

夷狄也孫明復曰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闔弒吳子餘祭

穀梁傳曰闔門者寺也

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

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程允夫曰謂之弒

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闔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闔

書弒何也以闔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傳曰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

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於澶淵書宋

災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



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曰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來盟不月者大夫之事也據大夫來盟不月杞介大國以治

魯歸田而杞伯親來涖盟於是魯人卑之以子男之禮接故雖國君不月譏杞伯之自同於大夫與魯人之卑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也孫明復曰先書殺後書聘者吳子既弑而札始至魯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穀梁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來聘雖吳楚不月此何以月為其以聘報朝疑於中國伯者也伯主以聘報朝自晉悼公始於是公如楚楚人使公親禭與陳侯鄭伯許男送葬于西



門之外改歲而遠子來非椒與吳札之比矣故特月以異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世子弒君日此何以不日所由來者異也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播其惡於諸侯故不日以異其事非弒君者法有輕重也以許世子止非故弒而書日則春秋之旨明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其日外災例時為伯姬之卒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

之災上見以災卒也君子曰災莫大於君母之焚死其日罪宋之君臣不能救其君母而使之逮乎

火也然則左氏傳曰伯姬待姆者非與此宋人以自文也伯姬已老矣使其傳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國之火也子產使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而況於其君母乎宋公無臣子矣於是懼其惡於諸侯也而為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火也學者不能察以為伯姬病則曰女而不婦也以為賢伯姬則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徒以空言為訓而不知其非實豈有合乎春秋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傳曰凡王殺不書

本何休據傳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類

雖王子

不書

據惠王殺子類

甚者母弟亦不書

據襄王殺母弟帶

必殺無罪而後

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

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左氏傳曰書曰

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孫明復曰天子得專

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此言殺其弟佞夫者譏景

王尊為天子不能容一母弟也穀梁傳曰諸侯且

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

親者唯長子母弟爾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周公黑肩嘗欲立王子克矣

桓八年

莊王殺周公黑肩

而王子克奔燕不書罪不在王子也子瑕儋括之

黨也佞夫殺而括與瑕奔晉則佚賊矣故書之佚

賊則何以不月

據莊十二年宋萬奔書月著例

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

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奔不言出自外也儋據不

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卿共葬事禮過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駟良之爭聞於諸侯久矣於是伯有為政使公孫

黑如楚辭將強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之則出非

其罪也其書良霄出奔何為自許入鄭言故也自許入鄭則曷為不申言鄭良霄據宋華元出奔晉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蒙上文也出非其罪入罪也故間無異事得蒙上文以見之明其出入為一事書也是故書入而不言復入者惡入也不言復者位未絕也駟良兄弟也而爭於是良霄未絕于位而出出而以惡入甚矣鄭伯之失政也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故不言其大夫良霄之出入皆為駟氏也則曷為以討賊之辭書之良霄出而駟氏得君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而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則鄭人固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大夫會從其恒稱矣此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也曷為復不序分災侯伯之事也晉為宋災故合諸侯之大夫疑於伯者之會故略之凡伯者之會不言故於是特言故則非伯者之辭也左氏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

書魯大夫諱之也陳氏傳曰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議也據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吾大夫劉侍讀曰蔡人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天下之憂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別宮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薛士龍

曰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且不書葬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相會葬非禮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陳氏傳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早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



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稱人以弒君日苟非微者則不日據宋人弒其君杵曰此稱人

其不日何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

莒子虐展與因國人以弒之立而以微者告也

春秋集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二

新安東山趙汾輯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杜元凱曰楚恐

晉先歆故不歆此所以不書盟

三月取鄆

鄆者莒魯所爭邑也文十二年季孫帥師城鄆襄十二年救台遂入鄆莒嘗取之



不書外取邑雖取之我猶不書也

據成二年齊取龍不書

此季孫

宿伐莒取鄆則其不言伐莒何為內諱也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公子圍于虢以弭兵尋宋之

盟而宿背叔孫違盟伐莒以取鄆於是莒人愬于

會叔孫幾為戮賴晉趙武固請於楚而後免故不

言伐使若不以師得然而特月以異之

據內取邑不月

譏在

內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曰書曰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曰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

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陳氏傳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

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

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

事於夷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名之莒犁比公

生去疾及展輿展輿弒君而立莒人召去疾于齊

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為稱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展輿已立矣而去疾自外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苟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惡入者無辨矣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嘗踰年矣不稱爵未有成之為君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公羊傳曰與莒為竟也曷為帥師而往懼不服也高抑崇曰疆者封溝之也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陳氏傳曰此公子圍弑其君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與圍兄弟也而為右尹於是不義圍而出則非其罪矣出非其罪則曷為書之以圍殺立之罪不著於春秋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殺有罪也曷為從其恒稱據楚得臣且申宋山皆去族不能以時

討也劉侍讀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得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

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君放楚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臥子產使史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國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也然而春秋或與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先王之法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侯使人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晉猶不敢以嬖寵之喪辱國君也以公自卑為已甚矣趙武之卒也鄭伯如晉弔



及雍乃復諸侯自卑以事晉者不惟魯也

李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也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合諸侯也申楚地在方城之內合南北諸

侯十有二國于方城之內宋世子與淮夷俱繼小

國之君蓋自楚入中國以來所未有而晉人聽焉

則宋之盟為之也晉侯安於宴樂不在諸侯公室

以卑政在大夫而軍政日弛於是中實畏難而文

以不爭則雖欲不以諸侯與楚不可得矣高抑崇

曰申之會非與國則小國而已魯齊衛曹薛邾杞

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則雖偃然

肆志以專諸侯諸侯亦不得已而從之爾



楚人執徐子

陳氏傳曰以夷狄執夷狄不書

據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離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盟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

為滅國月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凡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書也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傳曰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陳氏傳曰執齊慶封何以伐吳慶封再奔吳吳子之朱方此執有罪也曷為不再言楚子據會于戚晉侯執曹伯再言晉侯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楚始專合諸侯夷夏之大變也訖于厥慙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遂滅賴

遂滅國何以不日據襄十年諸侯會于相遂滅偃日異其事於中國也

諸侯滅國不日必有謂而後日甚則不月夷狄滅

國不月必有謂而後月甚則日一滅國也而所以

詳略不同春秋治夷狄固與中國異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兼之也莒滅鄆不能救於是鄆叛而

來不能以興滅繼絕之義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而

遂兼之是鄆卒滅於我也故特月以異之據內取國不月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卑公室也舍中軍則何以爲卑公室季

孫宿以三分公室爲未足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

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陳氏傳曰舍中軍

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爲季

氏專魯從祀先公爲陽虎專季氏也然則春秋固

不可以無史與豈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經也則以

歷世之史筆削之焉爾史行於天下六經修於聖

人萬世之後史與經並傳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

矣春秋固東遷之史也舍中軍從祀先公是季孫

宿陽虎之事魯史云然我何加損焉不沒其實焉

爾矣苟其文不可以不是正則有筆削苟不必是正雖無筆削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曰莒無大夫據莒大夫盟會皆書人其曰牟夷以地來重

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傳曰其言及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

為下事月也

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故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

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劉侍讀曰吳

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

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

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

無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亦稱王王非諸

侯可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

類也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

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始會秦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燕及齊平也左氏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傳

曰暨者不得已也不言燕蒙上文也州公如曹六

年春正月寔來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

平皆蒙上文也陳氏傳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

故而後書於是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

齊齊侯伐燕納簡公庶幾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

姬與其寶賂而還不書平是與齊以定燕也靈公

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

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

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
晉圍衛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罪齊
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泣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

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

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

斥君之辭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盧

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猶兩下相殺也初哀公元

妃生偃師而嬖二妃屬其子留於公子招公子過

哀有廢疾招殺其世子偃師而立留哀公經而死

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

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陳侯溺卒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已立矣其曰公子何也

據莒展與出奔不言公子

不以留首惡也

公子招立公子留使于徵師告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不曰陳留蔽罪於立之者也是故衛公子瑕楚公子比嘗篡立矣苟有立之者則首惡不在其人故其殺皆曰公子

秋蒐于紅

師田違禮自僖文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苟軍政不出於公則闕治田狩之事不足譏也於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為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魯君無民於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三百八十六
於是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為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人以殺以為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據傳楚子在師

師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十一年傳文則是夷狄以

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

子則疑於楚莊據滅蕭入陳皆稱楚子夷狄滅國不月於是乎日

陳蔡非近楚之小國比也以楚滅陳蔡而中國不能救大其變故皆日以謹之陳孔奐者公子招之

黨也放招而殺奐見夷狄之暴而非能用刑也不

言大夫據放與殺皆書大夫略外討也黎錡氏曰葬陳哀公非我

往會而書也楚既滅陳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經已而書楚滅陳則執陳

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云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月其月異亡國也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高抑崇曰陳雖已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不與楚滅之故還繫之陳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陳氏傳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矍之上而叔孫婍居守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

而權歸三家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故蔡侯般稱名其曰楚子虔何以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名之所以正其罪也

故其自相殺不名

據十六年楚子誘殺戎蠻子

其日謹之也

據宣十八年戎蠻子不日

故其自相殺不月

亦據殺戎蠻子

穀梁傳曰何為名之夷狄

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謹之而名之也稱曰稱地謹之也公羊傳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孫明復曰般之罪不容誅矣楚子貪蔡土地殺之不以其罪故生而名之不得以討賊論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曰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祲祥

不月略之也

例在成元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憇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三百五十一
楚子
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
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
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
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劉
侍讀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
圍之八月而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
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
世子矣陳氏傳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
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
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
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
以名諸侯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通志堂

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出季氏而慙更其位
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既
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
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如

晉不書

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

不以謀季氏累吾君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晉盟主也楚滅陳晉不
能救滅蔡欲救而不能棄中國諸侯於楚聽其吞
滅莫甚於此時而甘心於羣狄則亦夷狄而已矣

陳氏傳曰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
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
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
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
狄鮮虞吳入郟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
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
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略之不書也而
敗狄於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則詳志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為不書

據獲麟後有成叛

家臣叛

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亢其大夫故圍鄆圍郕皆不言叛苟非叛其君則不足志也劉侍讀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諸侯雖大國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叛入齊而春秋不書非釋蒯不治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眚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季氏不得以叛名蒯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何以言弑其君以比首惡

也楚子虔弑立而比出奔比與虔未嘗一日相君臣也則以比首惡何也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十有三年則比一亡公子爾於是比歸自立而虔縊則比首惡矣比歸自立則其見殺猶曰公子何據篡立者稱見殺不稱公子比之歸非其意也棄疾脅比而立之又殺而代之則比不得為篡國矣故春秋加比以弑君而不罪比之篡國加以弑君則君臣之義正不罪比之篡國則棄疾之惡萬世不可掩矣弑君者日不日加弑也穀梁傳曰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公羊傳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陳氏傳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為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非討賊也杜元凱曰不書弑君位未定也左氏傳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傳曰齊服也陳氏傳曰晉復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

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乘楚靈弑逆之禍而已晉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果何所為哉故自是訖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為鄆陵之盟矣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陳氏傳曰會于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子莒子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之辭也向也黑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盟今也不諱譏魯之辭也於湟梁於祝柯嘗為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邾莒愬於晉

晉為有辭於魯也而公遂不與盟晉之不自疆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疆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謀之謀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譏焉爾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伐莒取鄆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晉人若按邾莒所愬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討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乃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貨財而已非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安得為伯討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蔡靈侯之孫也吳者陳哀侯之孫也其曰蔡侯陳侯既即位後而來告也皆稱名繼絕也此自楚也其不言自楚何楚滅而後楚復之不為功也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何休氏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孫明復曰二國之命制在夷狄以自歸為文所以抑疆夷而存中國也穀梁傳曰此未嘗有

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趙伯循曰既復國以禮改葬魯往會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傳曰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曷爲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輿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輿以公弟立苟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議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庚輿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曰禘于武宮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侍講曰衛有太史柳莊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禮不告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嘗狄晉矣曷為復書荀吳一伐鮮虞也當楚人滅中國而晉不能救則狄之以示義當中國無楚患而晉大夫亟從事於戎狄則復其恒稱以見實春秋於晉楚之際無不盡其辭矣

冬公如晉

春秋集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侯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